

文苑縱橫談

2



1206/22

DF56 47

文苑纵横谈

〔2〕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857672

文苑纵横谈

〔2〕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68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0099·1535 定价 0.63元

目 录

论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	张桂兴(1)
论知侠的小说创作·····	牛运清(20)
淳朴的形象,高尚的情操·····	张法银 孙克传(34)
——谈《三千里江山》	
论峻青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 ·····	徐文斗 孔范今(45)
论冯德英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赵耀堂(63)
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寻找自己·····	李衍柱(83)
——谈曲波的长篇小说的民族风格	
农民斗争生活的画卷·····	李先锋(101)
——试论王希坚的长篇小说创作	
冯毅之《溜流》的艺术特色·····	王震东(115)
论农民作家王安友和他的小说创作 ·····	王凤胜 阿 岩(124)
心灵美的雕塑·····	宋日家(144)
——王愿坚作品初探	
植根于沃土的花·····	李丽莹(156)
——试论董均伦、江源的民间故事	
《渔港之春》的艺术特色·····	任孚先(170)
评郭澄清的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	慕 山(177)
谈《民兵爆炸队》的思想和艺术·····	张 挺(187)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李丽莹(200)
——浅谈肖平短篇小说创作	
试谈林雨的短篇小说	宋曰家(207)
试论《海岛女民兵》中海霞形象的塑造	凌 迅 墨 铸(223)
后记	(239)

论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

张桂兴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是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创建人之一。他在一九一九年在北京亲身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济南，走过了近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为我们留下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二十多个集子。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暴露和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揭示了旧制度的不合理性，促使人们的觉醒和反抗。这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反帝反封建的步调是一致的，因而对革命事业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一九三二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山雨》，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不仅是王统照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成就突出的一部作品，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上出现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暴露了当时中国北方农村，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兵匪的劫掠蹂躏，军阀的横征暴敛，地主绅士的强取豪夺，日本侵略下的民族危机，人民的苦难生活，

农村的岌岌可危，整个中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都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它标志着作家已从描写城市青年男女的苦闷，发展到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从反映“美”与“爱”的主题，发展到揭示中国农村的破产与原因；从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发展到绘制政治上艺术上臻于成熟的长篇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山雨》自问世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未能在新文学史著作中占有自己应得的地位。尽管如此，眼光敏锐、富有见地的评论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是不止一次地在论文和专著中发出诚恳呼吁，提醒人们注意这部作品的价值。

首先给予《山雨》崇高评价的是茅盾先生。他在《山雨》刚刚问世三个月左右，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王统照的〈山雨〉》的评论，推崇《山雨》“在目前这文坛上是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记录。在乡村描写的大半部中，到处可见北方乡村的凸体的图画。”这种首创性的、富有真知灼见的评价，直到今天仍然未失去它的应有价值。

一九五九年，田仲济先生在《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文中，继茅盾先生之后再一次给予《山雨》崇高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应当说《山雨》是仅有的反映了主要的问题之一，现代中国农村的破产和破产的原因。而且在当时说，是五四以来二十年中描写中国农民的最朴素和结实的作品。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是描写旧时代中国农民较结实的一部长篇。”对于这样一部“难得的作品”，不仅“在当时没有引起更

多的人的重视，也没曾给它和它内容相称的评价”，即使在解放后，“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山雨》的评价”也“是和它的内容不相称的”。

以茅盾、田仲济两先生为代表的这种意见，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和出版著作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能引起大的反响，倒是在香港引起了共鸣。

一九六八年，正当国内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候，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其《小说一集·导言》中对《山雨》作了较中肯的评价。它指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深刻表现农村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品中，《山雨》是其中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突出地表现出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重大的社会性的题材，指出了被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和永无休止的苛捐杂税、惨重劳役弄得家破人亡的农民之中，已有一部分农民开始朦胧的意识到农村破产的原因，主要的是军阀官僚们人为所造成的，从中国新文学史上看，这种重大题材的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收获”。这种评价无疑是客观的，恰如其分的。

近几年来，对王统照和他的代表作《山雨》的研究工作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山东人民出版社已陆续出版《王统照文集》，《文学评论丛刊》、《柳泉》、《齐鲁学刊》等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有关论文。最近出版的几部新文学史著作中，对此也有所涉及和阐述。尤其是由唐弢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山雨》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从而第一次在国内出版的新文学史著作中确定了《山雨》应占的地位。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山雨》的认识，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它的价值终于被承认，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它象一块被掩埋在土里的真金，终于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二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对于这个重要的文艺创作课题，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都开始致力于探讨和实践。但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局限，除了鲁迅和叶紫等少数作家在短篇小说中作过深刻的艺术描绘外，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出现的优秀作品为数不多。而王统照的《山雨》，又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作家在谈到《山雨》的创作意图时明确指出：“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毫无疑问，这也是《山雨》所要表现的主题，作品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预定任务的。作家以一生中最熟悉的相州镇和青岛市两个地区为小说发生的地点，通过对作品的主人公奚大有形象塑造，以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真切的生活积累和体验，质朴素描的文笔，真实地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阀统治时期，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现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农村恬静的田园生活被冲垮，广大农民日益贫穷化以至于大批破产，整个农村濒于彻底崩溃的现象。

奚大有的家庭，在拥有二百多户人家的陈家庄来说，本来是仅次于陈庄长的富裕人家。尽管经过几次大动乱，他不仅平安地保住了过去的田地，“而且从十年前又买进了一片小小的

树林地带，在祖传的旧房子上添筑上三间茅屋。”奚大有父亲奚二叔，是一位典型的忠厚、老实、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的农民，一辈子只知道干活，过日子，从不惹事生非。“他永远记得创业艰难，守成更属不易的古训”，在过日子上真可谓“灰里想捏出火来的能手”。而奚大有本人呢，除了具有他父亲的品质外，比他父亲更结实硬棒。“他的筋肉坚实的两条胳膊，与宽广的肩背，无论是扛起锄头，推动车子，总比别人要多干多少活计”。在生活上，“他甚至连一袋旱烟还不会吸，有时喝点酒还有数儿，别的恶习他连看也不看”。按理讲，这爷儿俩志同道合，齐心合力，该将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才对。然而适得其反，这一切努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挽救他们家庭的崩溃。开始，是由一件似乎偶然发生的小事引起的：在奚大有到镇上去卖白菜时，一个“老总”少给了八个铜板，老实、正直的奚大有据理力争，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关押了起来。后来，除了托人求情、磕头讨饶之外，还花了五十元的打点费才被放了出来。这五十元钱对于奚大有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差不多是他家地里一年的出产，如何才能凑起来呢？他不得不忍痛出卖祖传下来的土地。从此，“失去了把握的未来”，连年走下坡路，“仿佛有条沉重的铁链拴住他的灵魂”。现实生活的逼迫，使这个原来最富有“安土心”的老实本分的农民，也不得不卖掉了最后的一亩土地，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流落到T市。然而城市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汽车上受到奚落、嘲笑和侮辱，甚至连借来的五元钱也被注意和怀疑。特别是那些“在大玻璃窗下，水门汀的坚冷地上，抱着发抖的孩子与披着麻袋的”人，生活不是更加悲惨吗？

《山雨》选择了中农奚有大的破产来反映中国农村的崩溃和

广大农民的彻底破产，这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典型意义的。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象奚大有这样有近十亩地的中农，而且又能老实地辛勤劳动过日子的小康之家，最后还免不了彻底破产的命运，那么农村中数量更多、土地更少、农具更缺乏的广大贫雇农呢？他们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小说所告诉我们的：仅陈家庄这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两年间人口“去了三分之一”，“年轻的男子比以前更少”，小孩子“光了屁股，凸出大肚子的样子，几乎象都有点病”。整个农村已陷入绝境，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里的陈家庄，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北方农村的缩影。我们从这里的情景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个农村的全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山雨》是反映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崩溃的一面镜子，是当之无愧的。

《山雨》的现实主义深刻性还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向读者揭示中国农村崩溃的现象上，而是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崩溃的时代根源，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山雨》所反映的时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后。这是一个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趋激化的时代，一个充满着破产与萧条，压迫与反抗的时代。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固然曾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过某些希望，然而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蒋介石篡夺了。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也无怪乎新成立了一些所谓“党部”“衙门”而已。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内残酷地镇压工农革命，对广大人民加紧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势力，进行长期的军阀混战，把中国社会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整个农村陷于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广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中国

社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山雨》中得到了比较深刻的表现。它通过了独立生产者奚大有日益破产的现象，深刻地挖掘了导致中国农村破产的时代根源——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反动派的盘剥，以及两者相互勾结的产物军阀混战。

作品一开始，就把农民破产、农村崩溃的原因指向了外国帝国主义，认为“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用奚二叔的话来说，“鬼子从根就没安好心”，“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如果说开始时他们还能经营编席子等几项手工业外，那么后来连席子也没有人再去编了。在外国帝国主义大肆向中国倾卸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手工业哪能有出路呢？

特别是作品的最后，直接写到日本侵略者在青岛砸报馆、烧国民党党部，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大规模地侵略我国，国难当头，做亡国奴的危险就在眼前，形势已迫在眉睫。这样，就使《山雨》的创作同当时的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深化了反帝斗争的主题。这对当时宣传和鼓动抗日，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此同时，《山雨》还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更加残酷、更加野蛮地剥削和压迫农民。而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吴练长，就是历经这几次变化的代表人物——一个带有封建性、长于世故、善于应酬而又带点新绅士味

道的投机商和政客。“手腕要熟，话也得投机。……能够如此，自然名利双收。”他的这种处世信条活画出了他的灵魂。而处理奚大有被打和恳求败兵撤离两件事，又充分揭露了他“杀不了穷人发不了家”、对穷人敲骨吸髓的剥削本质和毒辣手段。同时也充分刻画出了他谄上傲下、阿谀奉承的奴才相。什么预征、讨赤捐、收买兵匪，那一桩苛捐杂税不是经过他的手筹划呢？搜刮的这些民脂民膏有不少落入他的手中。用奚大有的话说来，“谁不知道乡下摊的兵款落在那个东西手里有一小半”。他的鸦片烟、小老婆，还有那个花花公子荣少爷吃喝嫖赌的挥霍，那一样不是穷人的血汗？作品正是通过吴练长这个人物，反映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性、腐朽性，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农村崩溃的必然性。

如果说作品中的吴练长是老的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陈庄长的小儿子陈葵园，就是新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年龄虽然不大，但凭着投机钻营、拍马逢迎，一直青云直上。名义上虽不过是一个县教育局委员，可插手的地方却多得很。他不仅从本村捞到了一大笔学捐，而且还居然“带着几个警备队下乡查烟税”，甚至“成了办事处的要角”。后来爬到“税捐局长”，“县里的第一个阔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出的浓疮，一个利欲熏心的暴发户、冒险家。他的发家是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正是由于他们的盘剥，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促使广大农民的贫困与农村的破产。

作品还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军阀混战、兵匪逢起给旧中国农村造成的严重灾难。兵老爷对奚大有的毒打，导致了奚大有第一次出卖土地，并由此而引起了他家庭的破产。土匪围攻祈雨会，村子里两个青年被打死，奚大有也身负重伤。抓车出兵

差，使他们尝到了“冷饿，骂詈，与足踢，鞭打的滋味”。特别是最后饿兵占据村子，几乎被抢劫一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暗中支持代表他们利益的军阀，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的军阀混战，战火延绵不熄，人民痛苦万分。

总之，《山雨》抓住了时代的最基本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农村崩溃农民破产的现象，相当深刻而成功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描绘出一幅完整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使读者从中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三

《山雨》的现实主义深刻性还在于：它不仅揭露了中国农村的破产及根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自觉”，描写了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和挣扎，暗示了农民寻求解放的道路。

当然，《山雨》并没有从正面直接写革命的大风暴，或革命群众力量的成长与搏斗。甚至连抢米抗租抗税的自发斗争也没有，更不用说那些盛行于当时北方农村的红枪会、大刀会等自发的武装反抗了。然而，它却根据自己所选择的独特题材，具体真实细致地描写北方农民怎样“活不下去”，以及怎样的从

“靠地吃饭”发展到“另打算”，来探求什么才是农民真正解放的出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品围绕着主人公奚大有描写了前后两代人不同的生活经历。

属于上一代的有奚大有的父亲奚二叔，他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农，百分之百的好人。年轻时曾参加过“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也看见过八卦教、“扶清灭洋”的举动。他从直感中觉得“鬼子从来就没安好心”，因而反对办洋学堂，“戴眼镜，念外国书”。对于不肯务农向外跑的青年人也看不惯，认为那是“不安本分”。他辛辛苦苦几十年，不仅守住了祖业，而且又买进了几亩地，添了几间房。虽然“不是过分的满足，却使他感到俯仰无愧的趣味”，常常当做资本向邻居和亲戚夸耀。“他觉得这在死后也可以对得起祖先，更能够做后来子孙的模范。”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预备给孙子娶媳妇，并计划三年之后抱重孙的时候，一场横祸飞来，卖田的事竟落到自己头上，“这真是从洋鬼子占了山东地方，硬开铁路后的第二次重大打击！”于是愤懑成疾，郁痛而死。这说明，在万恶的旧社会，仅仅靠自己辛辛苦苦的积累、克勤克俭的个人劳动，是不能够过上好日子的。即使能偶尔一时添上几亩地几间房，也经不起世道变化和天灾人祸的突然打击。象雾海中的孤舟，随时都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和奚二叔同辈的还有那庄长陈宜斋。他是村子里最富的人家，有二十多亩地，并当着庄长。“作首事不下三十年”，“小心了一辈子”，全村人都敬重他。然而他的一生正如魏二对他所评价的：“一辈子就是阴阴沉沉地混”。对上，唯命是从，从来不敢有半点违抗。对下，以“忍让”、“命运”哲学来开导青年：“你总得服命，不服命乱干，白费，还得惹乱子！我从年轻时

受过教训，甚么事都忍得下，‘得让人处且让人！’……哎，说句实在话，谁愿意受气，谁也愿意享福呀！无奈天生成的苦命，你有力量能够去脱胎换骨？只好受！”可惜即使他忠心耿耿地为统治阶级做了一辈子的驯服工具，领着全村的农民任人宰割，最后还是带着败兵“皮鞋的伤痕”死去了。

“想到关东去发财还乡”“回来买地发家”的魏二，虽然还乡了，然而并没有发财。现在人老了，又没有家小，只好当短工，跑跑买卖，以至于贩卖烟土，聊以为生。表面看来，他仍象年轻时那样爱说爱笑，喝上口酒唱几句，实际上他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在陈庄长和徐利死后哭得象个“泪人”一样，不能不说是他内心痛苦的彻底流露。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他饱经风霜，看破了红尘，成了世上的达观者。他看清了象“这样的混日子能保证年轻人不会变？除非象咱这样走不了爬不动的老头子”。他深知剥削阶级的伎俩，明白“庄稼人只是‘老实虫孽’，他教你自己上钩，跳圈，死也死不明白。”当然他的命运还远远不如奚二叔、陈庄长，在旧社会里象他这样无依无靠的老人最后的下场没有不悲惨的。

那个愤慨时政、与世隔绝，只知道把“一盏鸦片灯与几本破书”当成“亲密的伴侣”的徐秀才，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直到前清末年改考策论，他还下过两回的大场。那时他不但是把经书背得烂熟，更爱看讲究新政的书籍，如《劝学篇》、《天演论》以及《格致入门》那些书。及至停了科举，自己空负有无穷的志愿，却连个‘举人’的头衔拿不到手。这一处那一处的教学生，又不是他的心思，所以，他咬着牙不教子侄念书，自己终天嘟囔着陶诗与苏东坡的《赤壁赋》，鸦片也在那个期间成了瘾。”然而这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不畏强暴，对

现实极端不满，反对奔走官府，相信“一治一乱”、“天翻地覆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另一方面他的生活方式又极端腐朽，脱离群众。他并不代表先进阶级，而是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和情趣。他最后被逼自杀的悲剧，也正反映了他所属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由此看来，奚大有的上一代是没有找到真正出路的。奚二叔、陈庄长、徐秀才已经先后做了旧社会的殉葬品，魏二即使暂且活在世上，早晚也逃脱不了悲惨的下场。那么奚大有这一代呢？

最早喊出了“以后还有咱的安稳日子过？能以逃得出的算好汉”的宋大傻，不但不傻，反而看问题挺尖锐，并且很会滑头处世。他自己所处的地位，使他比较早地认识到一些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官是一群“狗官”，“抽筋剥皮的鬼”，“更比从前会搂了”。即使你苦熬苦挣，一年好容易集留了一百八十，“难道敢保定就是你自己的？”在他身上萌生着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和求生的欲望。他居然从乡下跑到城里，同镇上老总混得厮熟，不但补了名字，而且很快做了小排长。脾气也由过去的火爆子脾气变得深沉了。他是从农村逃出来另打算的人，能够看风使舵而抖起来的一个代表。开始似乎还倾向革命，拥护什么主义，后来就一心做官去了。由于他离开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独自加入了反动军队，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呢？反过来成为革命的对象也不是不可能的。

徐利是比宋大傻更有血性的一条汉子。“年纪很小的时候与宋大傻是淘气的一对，上次与土匪作战他在村子里一个人放步枪打接应”。但他比奚大有和宋大傻更年轻气盛，对财产也没有那么大的眷恋心。对土地，他认为“早净了早放心”，“给人家